

學海趣談

我幾乎是胡適的弟子

● 馬德五（旅美作家）

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中華歷史文化，上下五千年，蘊育了多少聖賢豪傑，這些聖賢豪傑亦以他們的性靈、思想、生命、反哺他們的文化母體，以待來學，以啓新秀！大學中文系中人，自是一文化母體之寵兒，高文典冊任由披檢把玩，浸潤其間福澤厚大，受惠最優，回報之禮，理當最厚，孟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信哉斯言！

我有幸在一九九六年底由懷俄明州遷居德州休士頓的第二個月，趕上了參加休士頓台大同學會的一九九七年年會聚餐，獲得一本旅居休士頓台大同學錄。發現同學人數竟有五百多人，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一統計，比我先畢業的學長，只有二十來名。我好想認識這二十來位學長。

剛來休士頓，我就參加了玉佛寺的太極

拳班學拳。班長張鴻杰老師是來自台灣的大極拳高手。第一天報到時，他就為我介紹一位正下車走進寺內，手提太極寶劍、神采奕奕的學長，說他姓錢，是台灣政壇元老級錢復的叔叔。我連忙上前握手致敬，他說：「家兄是我的校長。」他告訴我他是一九五二年畢業台大的，進台大時的校長是傅斯年。我告訴他，我進台比較晚，所以沒有見過傅校長。可是我見過他的老師胡適，還有一度幾乎當胡適的學生成爲胡的「弟子」。他好像有點吃驚，認爲我這個學弟太喜歡「胡」吹了。於是在太極拳練後，我向他「吹」述了下面的這段往事。

數個月前，有某名教授要我找資料爲中外雜誌撰寫一篇台灣不易找到資料的文章。他將電請中外雜誌預留版面，請我儘速下筆，我在此特別說明：「本文雖短，惟字字均有『證據』。胡適的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我不敢信筆多寫，因爲我只有『七分證據』」

故也。胡適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太太老師（雖然有一度我幾乎直接變成他的『弟子』）。『太太老師』的『遺訓』，我怎敢不聽？一笑。」

幾乎成爲胡適弟子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十七歲，被「毛主席」趕到了台灣，那年夏天，我以「同等學歷」身分報考台大。沒有被錄取，那時候的校長是傅斯年。

四年後，我捲土重來，考上了台大中文系。這時候的校長已經是我現在的太極拳班錢思復學長的堂兄錢思亮了。在我進入台大的第二年，台大文學院大廳牆上佈告欄內貼出了胡適將來文學院正式開課的通告，不但課程名稱，就連上課時間及幾號教室都註明得一清二楚。我們一群小胡迷立刻填表選課。當天晚間，我興奮得幾乎睡不着覺，因爲我居然也可以成爲中外聞名的胡適入門弟子了。豈料好事多磨，兩週後，佈告欄上又貼

出通告，胡適不來授課。換言之，他仍在美國不來台了。

又兩年後，我大四那一年，好消息來了。胡適決定來台，這次來不是開課，是應錢思亮校長之請來台大作次公開講演。我這個小胡迷絕不會放棄這個好機會。在開講前兩個鐘頭，我早就在臨時為胡適講演準備的場所坐等。胡適由錢校長及文學院沈剛伯院長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陪同走進講演會場時，那棟本來就不太寬大的學生活動中心早就被擠得人山人海，不要說是座位，就連站位也均被人站滿了。窗外走廊及院子裡，凡是可稍微接近這座講堂的地方，都被人潮擠來擠去而擠得個水泄不通。大家都希望能一睹一代宗師的風采。就在錢校長剛致完介紹辭胡適先生還未開口說話時，忽然間，窗子上的玻璃被人擠壞了好幾塊。事隔四十多年了，那天他講的什麼題目及內容是什麼，我均早已忘記了。可是他的開場白我仍可完全記得。胡適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以前在大陸，每次被邀去講演，幾乎每次均為主辦單位帶來會場受損的一些小傷害。

現在我回過頭來，說明我是胡適三傳弟子的原因。我在台大中文系讀書時的指導教授是王叔岷先生。岷師自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又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所長是傅斯年先生，所以岷師是傅先生的嫡傳高足。而傅先生又是胡適先生的早期得意門生。所以我是胡適的三傳弟子。事實上，我也

可以說是胡適先生的二傳弟子。因為和傅斯年先生一樣都是胡適先生的早期得意門生的毛子水先生也在台大中文系教書，我曾選修過毛師的「論語」和「說文解字」兩門課。

斯人已遠往事歷歷

說到這兒，還有一事似乎也可以順便一提。現住紐約原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系系主任的唐德剛，他一直自稱是胡適的入門弟子，惟根據他自己的「考証」，他是在蔣委員長兼任中央大學校長時畢業的「天子門生」。來美國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與胡適從無直接的師生關係，不過他後來奉哥大當局之命為胡適先生做口述歷史，因而有幸在胡府上時常吃到胡江冬秀太太燒的安徽家鄉菜。所以說，他充其量也最多只能說是胡適的「私傳」弟子。好幾年前，我們通信時，他告訴我他的夫人吳昭文女士也是台大畢業的，吳女士比我高五班，和現在休士頓與我一起練太極拳的錢思復學長同年畢業，都是在傅斯年校長的時代裡考進台大的。因之，唐德剛也可以說是胡適先生的再傳女弟子的女婿。他與我這個真正三傳或二傳的「胡門弟子」是不同師承的，我是有案可稽可以經得「胡門絕學中小心求証」的。

現在，適之先生、斯年先生、思亮校長、子水老師都已作古了，唯一尚可以「求証」的王叔岷師也已八四高齡了。近奉岷師一函，「半年來足患麻木，行動緩慢，真有陶公所謂『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之感。我覺得如今日不將『我幾乎成為胡適大師的入門弟子』的故事公諸於世，等到我有一天也足麻甚至手也麻木不能握筆了，那我這個『妄自托大』的謎底不也就永遠存謎了麼」。

五十年前台大中文系系主任臺靜農教授苦心規劃，建立制度，延聘名師，策訂課程，中文系逐漸步上軌道，臺靜農主任、屈萬里、戴金仁、鄭騫、莊嚴、葉慶炳、黃得時、史次耘、王夢鷗，王叔岷教授等名師雲集。雖然知名度比不上胡適教授，但他們教學認真，各有專長。

自民國三十六年起，中文系畢業同學至今已五十屆，研究生已有了四十多屆，系內老師多有畢業於本系而返校任教者，這種返校的風氣成為中文系的一大特色，同學莫不以服務母校為光榮。而出國深造者都能揚名海外，服務社會者亦能勝任愉快。默誦沈剛伯教授撰寫的校歌：

「台大的環境鬱鬱蔥蔥，台大的氣象勃勃蓬蓬，遠望那玉山突出雲表，正象徵我們目標的高崇，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捨晝夜地流動，正顯示我們百折不撓的作風，這百折不撓的作風，定使我們一切事業都成功。」

除了懷思當年，不勝依戀，我的心每每升起欣然自得的感覺。